

鳴

室

沙

佚

石

書

距晉太康初紀汲郡出竹書之年又千七百餘載為我

先皇帝光緒之季歲海內再見古遺寶焉一曰殷虛之文字二曰西陲之簡軸
洹陽所出我得其十九既已甄拓之編類之考證之雖舉世尚未知重而吾則
快然自足一若天特為我出之者鳴沙之藏則石室甫開縹緲已散我國人士
初且未知宣統改元伯希和君始為予具言之既就觀目錄復示以行笈所携
一時驚喜欲狂如在夢寐亟求寫影遽承許諾後先三載次第郵致則斯編所
載者是也自夏徂秋校理斯畢爰書其端曰予於斯編之成欣戚交併有不能
已於言者七事焉古人有言名世之生期以五百神物出世且數倍之即時會
幸至而我生不辰今則大卜所掌若詔予以典守荒裔寶藏亦並世而重開此
可欣者一也釐冢簡冊載以數車而諸家寫定僅得七十五篇今則簡冊盈千
卷帙逾萬茲編所刊千不逮一數已相埒此可欣者二也秘藏既啟遺書西邁
東土人士未由沾溉伯君念我所自出亟許以傳寫一言之諾三歲不渝郵使
屢通異書荐至此可欣者三也敦煌之游斯丹前驅伯氏繼武故英倫所藏殆
逾萬軸法京所弄數亦略等吾友狩野君山近自歐歸為言諸國典守森嚴不

殊秘閣苟非其人不得縱覽英倫古簡法儒沙畹考釋已竟行將刊布其餘卷軸檢理未完刊行無日此可戚者一也往者伯君告予石室卷軸取携之餘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學部移牘甘隴乃當道惜金濡滯未決予時備官大學護陝甘總督者適為毛實君方伯慶藩與予姻好總監督劉幼雲京卿廷琛實同鄉里與議購存大學既有成說學部爭之比既運京復經盜竊然其所存尚六七千卷歸諸京師圖書館及整比既終而滔天告警此六七十卷者等於淪胥回憶當時自悔多事此可戚者二也遺書竊取頗流都市然或行翦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挾持以要高價或藏匿不以示人遇此傖荒何殊覆瓿此可戚者三也往與伯君訂約寫影初企合力已乃無助予為溁陽端忠敏公言之忠敏亦謂前約已定義不可爽因慨任所費然時公已罷職力實未逮滬上書估某適游京師予為構合償忠敏金約以估任剗厠予任考訂顧時逾數年未出一紙乃復由予贖回自任刊布而既竭吾力成未及半此可戚者四也嗚呼天不出神物於乾嘉隆盛之時而見於國勢凌遲之日今且赤縣崩淪禮亡樂歎澄清之事期以百年而予顧汲汲為此急若捕亡揆以時勢無乃至愚而冥行孤

往志不可奪此編既成將如孔鮒所謂藏之以待其求無寧守之以慰幽獨苟
天不使我餒死海外尚當移書伯君更求寫影節嗇衣食之資賡續印行以償
夙願知我笑我非所計也歲在癸丑九月二十三日上虞羅振玉商遺父書於
日本寓居之大雲書庫

往歲癸丑在海東影印敦煌石室古卷軸中中土久佚者十八種為鳴沙石
室佚書資力所限僅印百部十餘年來篋中久罄海內學者每移書見詢苦
無以應之乙丑春乃精撫付諸石印以廣其傳戊辰仲夏工始竣爰書前序
之末以識之貞松翁書于津沽嘉樂里寓居

鳴沙石室佚書目錄提要

上虞 羅 振 玉

隸古定尚書

唐寫本隸古定尚書殘卷二存夏書四篇商書七篇又周書顧命九行半乃在書帙之背前後均斷缺驗其書迹三卷各殊蓋初非出自一帙而均為未經天寶改字猶是魏晉以來相傳隸古定之原本也考自唐天寶三年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為今文於是民間皆行改字之本而舊本藏於書府人間不得而窺幸陸德明作音義於字有別體尚見之音內可據以考見隸古定本之十一及宋開寶五年因陸氏所解與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別為今本音義於是不但原本不可見而別異之字僅存於釋文者亦不存十一蓋隸古定原本之絕迹於天壤間者將千年於茲矣而宋史藝文志乃著錄孔安國隸古文尚書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稱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又云曾得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奐仿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薛季宣又為書古文訓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紀聞所引古文尚書亦十餘則

一若天水以後隸古定之本固未嘗絕張氏石本今雖不傳而薛書至今具存予曩一披覽滿紙異字與陸氏釋文條例所謂古文無幾之說頗戾疑為偽託段茂堂先生亦斥為不可信顧無確證以折之段氏並斥宋代流傳之本以為穿鑿之徒古今一也而不能得作偽者之主名薛氏書又不言其本之所從出其與宋志所載呂晁所傳同出一源與否初亦不可曉嗣讀困學紀聞二伯厚自注云郭忠恕定古文尚書並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是伯厚已疑當代流傳之本出於郭氏今以汗簡所引古文尚書校薛氏書古文訓合者十九然則今傳世之薛本確出自郭氏呂晁所傳楊備所讀其均為郭本可以理測今取此殘卷校薛本違者十逾七八而與陸氏所謂古文無幾之說正合乃知郭氏所定全是據拾字書以成之宋世所傳皆承其繆而宋志所載之二卷本亦決非唐代書府之舊試以殘卷證之商書微子第十七後題尚書卷第五核以開成石經卷第正合隋書經籍志亦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陸德明經典叙錄舊唐書經籍志並同新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三卷開成石經亦然是天寶以後改字並不改卷而隋唐相傳之本均以傳附經為十三卷與此殘卷次第悉合何以宋志乃僅二卷即舍傳存經亦非二卷所能了即是一端言

之其非唐代書府之舊本已可斷定蓋五代之亂經籍蕩盡今此殘卷乃轉以遠在邊陲幸存至今且得藉是確證宋以來傳本之偽又因是卷而據伯厚所言汗簡所載得知宋代之本出於郭忠恕竟緣是而得作偽者之主名可為段說之左證豈非無偶之快事耶吾鄉李慶百先生遇孫篤信薛書以為唐宋以來賴此存古文於一綫為作釋文八卷恨不得起先生於九原而以此卷視之也卷中經傳異文予別著之羣經點勘中而記此卷之所以可貴者於此

春秋穀梁傳解釋

唐寫本春秋穀梁傳解釋僖公上第五殘卷前半已損後半尚具書題其存者一百三十有九行始於僖公八年十二月訖於十五年十一月不見作者姓名考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序云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疏近十家者魏晉以來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兆胡訥之等初不知此書屬何家嗣檢集解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楊疏引麋信曰蔡侯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云云今此注正在卷中雖辭句小殊此古人引書常例不足為異知此書為麋氏注矣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

見經典釋隋唐兩志並稱信注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而不舉解釋之名亦賴此卷知

之矣其經傳之文取以校今集解本頗有異同而以此為優陸氏釋文顧皆不出今

畧舉之如十年傳汝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此卷無往字覆酒於地而地責此卷無

而字國子之國也此卷子上有則字子何遲於為君此卷無於字吾與女未有過切

此卷過字作遇注言吾與汝父子之情未有待遇汝明則麗姬必死此卷無明則二

字宋余氏槧本集解無明字有則字不若自死此卷無自字十二年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此卷作

春王三月石經及余本與此卷同左十五年九月傳諸侯五此卷五下有廟字又夷

狄相敗此卷狄下有自字如是之類義皆優勝可補陸氏之闕又以文中避諱諸字

考之世子作太子治作理知是卷為高宗朝所寫書迹精雅為唐寫本中之至佳者

虞氏此注楊氏疏中偶有徵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亦尚引其書似北宋之初尚存

然晁陳諸家書目則均不之及殆天水初葉祕府僅存人間已久佚耶往者伯希和

君寄影本至京師知為佚籍苦不能得作者姓氏今一旦考知之當移書伯君萬里

之外當亦拊掌稱快也

論語鄭氏注

鄭注論語唐以後久佚宣統庚戌東友內藤湖南富岡君攜兩君先後寄其國本願寺主大谷氏所得西域古卷軸影本至京師中有論語子路篇殘注九行予據詩棠棣正義所引定為鄭注已詫為希世之寶為之印行矣越四年法友伯希和君又寄此卷影本至則由述而至鄉黨凡四篇視前所見逾十倍益驚喜欲狂亟發緘展讀每篇題之下皆書孔氏本鄭氏注楮墨書迹均與本願寺本不殊蓋一帙而紛失者也考何晏論語集解叙謂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又云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皇侃注考校齊魯二論亦注於張論也今此卷明著孔氏本一若所注為古論者而考其篇次則太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固明明同魯論知何叙皇注為可信顧孔訓世既不傳此卷乃明題孔本初不可曉且陸氏經典釋文亦言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與何皇說略同乃反復考之釋文所舉鄭氏校正諸字則皆改魯從古無一從齊者始悟此卷所謂孔氏本者乃據孔氏古論改正張侯魯論而何皇諸家謂考校齊魯者蓋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

見集解叙

鄭君既注於張論則不異兼采齊論其實固僅據古正魯

也此卷寫官漫題孔本雖不免小疏然因此而得知其實亦可喜矣釋文又云鄭以

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論六事則無者非也今考鄭君
校正五十事釋文所著不及十五述而以下四篇中釋文所載鄭君據古正魯者得
八事而校以此卷則僅載其一則與陸氏鄭本或無此注說正合然此卷有美玉於
斯節注魯讀沽之哉不重今從古也則釋文未及徵引此殆五十事之一可據以補
釋文者也陸氏所見鄭本與此本異者四事釋文陳司敗注鄭以司敗為人名齊大
夫此卷則作陳司敗齊大夫蓋名御寇子疾注鄭本無病字此卷則有病字空空如
也注鄭或作恠恠此卷則作空空陸言或作則鄭本有兩端注鄭云末也此卷則作
兩端猶本末凡斯殊異率此為優則斯卷者不僅為今日幸存之秘籍其在有唐亦
鄭注中之善本矣鄭君此注既久佚吾鄉陳仲魚徵君以前人所輯鄭注古文論語
為不備且鄭注本非古文乃以集解為本采輯古注為論語古訓集解之外蒐輯鄭
注獨多今校以此卷知前籍徵引每多違迂有誤以他注為鄭注者集解不義而富
且貴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也今卷中所注與此全異後
漢書明帝紀注引踧踖如也鄭注踧踖敬恭貌此卷則作謙讓貌集解引馬注踧踖
敬恭貌也是誤以馬注為鄭也世說新語注引式負版者鄭注版謂邦國圖籍也負

之者賤隸事也此卷無是語集解及文選華子岡詩注並引孔注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是誤以孔注為鄭也有誤以鄭注為他注者集解朋友死注孔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又居不容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也今檢此卷並是鄭說此誤以鄭注為孔也又有徵引鄭注而不標明者士相見禮正義引鄉黨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陳仲魚徵君云今經無此文集解無此注必是鄭義古人引經與注往往不為區別今檢此卷則確是入門公節注但其文作自此已上謂圖事於廷攝袞升堂謂圖事於堂字句小殊耳集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又君賜食注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此二事不標注者姓氏似為何氏之言而校以此卷亦為鄭義殆作集解時一時偶疏非如郭象之竊莊也至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陳徵君謂與集解異為鄭可知並據李膺傳注吳志步騭傳並引論語恂恂然善誘人謂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今檢是卷則實作循循亦無恭順貌之注而鄉黨恂恂如也注則曰恂恂恭順貌也此誤以鄉黨篇注入子罕也又集解賓退注鄭曰

邢本如此

復命曰君賓已去也皇本高麗本作孔曰今

此語實在卷中則邢本是而皇本高麗本誤矣又古人引書往往附加己意以足之
後人不能析別如不時不食集解引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既夕記疏所引則
此句下更有一日之中三時食七字核以此卷則但有上句知下七字為引書者附
加初非鄭注所有以上數者均賴此卷之存得以是正者也鄭君此注多根據禮經
殆成于禮注既成之後晚年所寫定集解采二三而遺六七天佑斯文俾不終闕於
窮裔石室一旦遽入予目豈非人生之至幸耶表章而流傳之固予之責焉矣影印
既竟爰書簡末以質宇內之治鄭學者至經文之異同別為校記入羣經點勘中茲
不更出

春秋後國語

孔衍春秋後國語畧出殘卷巴黎圖書館藏前端殘闕而中間每篇出書題及撰人
名計存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凡四篇後有番書尺許此書唐書
藝文志史部雜史類宋史藝文志別史類均著錄作十卷孔衍字舒元王氏玉海及
元吳師道國策識語均以為晉人劉知幾史通內編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
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

山其所留者七國

楚秦齊燕
三晉

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

十餘年行事始行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
惟後語存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行之此義自
比於邱明者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云云今案據諸書所言則
此書紀述七國總為十卷而是殘卷則僅百四十八行已有趙韓魏楚四國紀事簡
畧殆已將得全書之半初頗以為疑及以予所藏秦語及巴黎所藏魏語兩殘卷校
之則詳畧大異蓋彼二卷為衍原書此則刪節之本唐人所謂畧出者也宋初勅撰
太平御覽引後語六十餘事剡川姚氏亦據以勘正國策然姚氏自記謂訪之數年
方得則南宋之初已不易遘玉海言通鑑外紀引此書元吳師道國策識語謂後語
今不可得賴姚本得見一二則是亡佚於宋元之際故深甯已不得見也御覽所引
後語並出注文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謂御覽所引未知為衍本注抑李昉等所增
予案姚氏補高誘注戰國策卷一顏率下續注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
又謀於葉庭之中續注引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庭以是證之
知御覽所引確是後語原注非李昉等所增也明矣又據御覽服章部魏太子擊逢

田子方於朝歌注朝歌紂之所都今衛州地考衛州之名始於五季宋世因之御覽成於太宗朝已引注文則作注者殆為五季人又可知也至此書與國策史記異同別校錄之而第考其傳佚與其可貴者於卷尾

春秋後秦語第一殘卷前後斷損存字九十五行予以宣統庚戌得之燕市蓋石室藏書由敦煌解送學部時為人所盜鬻者初不知為何書檢宋本白氏六帖卷四鼎類

引後語秦師臨周以求九鼎顯王患之以告顏率率曰請救於齊遂說齊王曰秦无道欲興師求周之鼎君臣計不若歸齊即願王圖之齊王悅發師救周秦師罷齊求鼎顏率曰周即獻鼎不識何塗之所從王曰塗於梁率曰梁欲求鼎謀暉臺之下小海之上梁必不出也王曰從楚率曰謀之華亭之上楚必不出矣齊王乃止之云云

今檢此卷則正在卷末又國策卷一

紹興刻川姚氏本

秦興師臨周章姚宏續注引後語校

勘同異與此卷亦合知此為春秋後秦語矣今以此卷校國策知姚氏所舉疏漏尚多而六帖所引率與此同今列舉之國策周君患之此卷作周顯王患之六帖引亦作顯王患之

姚校於秦興師臨周下注周顯王後語此注應在周君患之句周君二字下誤列臨周句下也

謂齊王曰此卷作謂齊

宣王曰姚校同夫秦之於無道也此卷作秦之無道六帖引作秦无道今國策乃衍

於字不若歸之大國此卷大國作大王

姚校未舉

使陳臣思將以救周此卷陳臣思作田

恆

姚校未舉

少海之上此卷作小海六帖引同謀之於葉庭之中此卷葉庭作華庭六帖

引作華亭

姚校引後語作章華之庭所見本與此異

所以備者稱此此卷備作鈞

姚未舉

傳世國策以刻川

姚氏本為最善乃一章之中譌誤已至此然微此卷亦安所取正乎孔衍是書據諸

家所述則紀錄七國都為十卷今所存雖僅二三殘卷然其分卷之大畧尚可考見

往在京師晤伯希和君出其所得敦煌書目中有孟說秦語中第二為予言其書頗

似國語予當時即疑為孔衍書而苦無左驗今考史通言後語始自秦孝公終於楚

漢之際史記秦本紀稱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

鼎絕臚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所謂孟說秦語中第二者殆因秦事實較多分為三卷

此卷終於武王二年

後有闕損然多亦不過十數行

乃秦語上第一其秦語中首端叙孟說事遂以

首章記卷古書之例皆然秦語既有上中必有下卷可知秦語以後齊趙韓魏楚燕

各為一卷

畧出本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故據以為次惟齊燕二國不知孰先後耳

合之秦語三卷共得九卷

其末卷當是叙目否則齊趙韓魏楚燕六國中或尚有一國事實較多分兩卷耳此

卷書寫不精殆出於有唐中葉楮墨闇澹故久不得售予一見詫為瓌寶以重值得

之卷背記張義潮事實爰附印於張延綬傳後而以此卷與畧出本同印之
春秋後魏語殘卷百二十行亦巴黎圖書館所藏首尾均損不見書題而以畧出本
證之知為春秋後魏語也畧出本魏語僅記樂羊為將文侯飲酒西門豹治鄴襄王
為中天之臺秦始皇帝與鄢陵君易地凡五事此卷雖殘闕然尚得十事中間又有
闕損趙惠文王惡范痤章佚後半吳起去西河章佚前半而襄王為中天之臺及秦
易鄢陵君之地二章則兩卷均有之知此卷為後語原本確無可疑且以此卷例之
知畧出本所刪節蓋十省六七矣此書絕於人世者垂七八百年一旦出於窮荒萬
里之外予復得伯希和君之遺珠俾今日得會合印行豈非快事惜秦語中第二尚
未得寓目當更求之伯希和君延津之合期諸異時展對之餘已為神往矣

晉紀

此卷前後殘損無書題記晉元帝太興二年事其存者始於二月訖於六月計百五
十一行約二千八百言考隋唐書經籍藝文志有晉一代別史至多此卷體裁編年
繫月乃晉陽秋晉紀之類此類作者亦多至十餘家不知果出誰氏觀此卷僅存五
閱月中事實已將三千言其卷帙必宏大即元帝一朝殆亦將二三十倍於是卷晉